

一百座「羅生門」

三年前，陪同好友G女士前去拜訪翻譯家文潔若。她是大公報老前輩蕭乾的夫人，性格直爽熱情，每次見面都要親筆題字贈幾本書。那次獲贈的是她翻譯的《尤利西斯》和《羅生門》。

因之此事，也發現了另外的趣味。筆者最早接觸到的《羅生門》，是翻譯家吳樹文的傑作，後來在電子書上又讀到兩位青年譯者的作品。及至讀到文先生版，忽然湧起對照的樂趣。雖不諳日文，但從幾版譯作的遣詞造句中，則窺見不同的審美個性與文字功力。

這幾年，內地出版業繁榮。在北京，隨便走進一家書店，多可看見外國文學區長長的書架上，那排山倒海般的「經典」、「文庫」、「書系」，連筆者這種自詡愛書之人也畏而遠之，不敢造次。

「公版書」氾濫一事，越來越受到關注。所謂「公版書」是指那些過了五十年版權保護期的書籍。由於不涉及版權，許多出版社就開足馬力翻印。中文圖書好辦，直接「拿來主義」。對於外文名著，則稍麻煩些，因為譯者對翻譯作品尚享有著作權。

這難不倒聰明的書商。由於有經典譯作珠玉在前，花上幾文大錢，僱幾個大學生，對照着稍加修改變通，一部新作便產生了。更惡劣者，連原著都不讀，從其他譯作中東拼西湊、左摘右抄，便「洗稿」翻譯成功。在圖書網站上檢索《羅生門》，居然達上百種。

不知是否因為謙遜低調，有些譯者署名「靜遠」、「荷月影」、「小Q」，令人恍見十幾年前MSN初代好友錄。

有的同一名下，從《源氏物語》到《我是貓》，林林總總居然幾十部大作，比很多翻譯大家都多產。而譯作中卻錯漏百出，邏輯不通。浪費大量紙張資源且不說，更毒害社會書香和行業風氣，誤人子弟。簡直如羅生門般「狐狸棲息，盜賊藏身」，實實可惡。



瓜園蓬山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末班車

在公司終於忙完，時間已經接近午夜。剛準備望着窗外的萬家燈火發呆放鬆一下，突然想起什麼，拿出手機，打開APP一看，距離尾班車離開車站只剩下九分鐘！車不等人，刻不容緩，用最快速度收拾背包，衝出辦公室。

剛剛趕完甲方給出的Deadline，現在又要趕城市公交系統給出的Deadline，果然推無可推的「死線」才是提高效率的第一動力。

跳出電梯，跑過寫字樓大堂的時候，看了手機，還剩下四分鐘。看着馬路對面巋然不動的巴士站，再看看明明就在我左側大概五百米，此時卻顯得遙不可及的過街斑馬線，心一橫開始狂奔。不幸的是跑到路口的時候，過街的紅綠燈卻還是紅燈。交通燈兀自發出「叮……叮……叮」聲，那不緊不慢的節奏簡直是在嘲諷我的心急如焚。可能是習慣使然，儘管深夜路上沒有什麼車輛，但我還是不願意去闖紅燈。遠遠地看到巴士駛來，我更加着急。所幸當車頂上的數

字從模糊到清晰，看清楚是我尾班車那一刻，交通燈轉為綠色。如同起跑線上的選手聽到發令槍，我連忙衝過馬路，跑向巴士。車站上已經在等車的乘客不多，雖然我盡力奔跑，但當那兩個乘客上完車時，自己離巴士還有一段距離，好在司機看我狂奔而來，手下留情，特地等了一下我。我上氣不接下氣地跑上巴士，邊向司機道謝，邊拍了八達通——終於追上了！

終於在巴士上坐好的時候，發現自己雖然精疲力盡，心情卻意外地好。或許是因為努力之後完成了全天工作的心滿意足，也或許是因為最終追上了尾班巴士，省下了一百多的土錢的失而復得。



大川集利貞

逢周一、三、四、五見報

二〇記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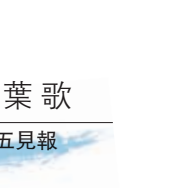
二〇一九年底記者採訪民眾，詢問來年願景。有美國人毫不猶豫地說：二〇二〇數字對稱，「20、20」又代表完美視力，一定諸事順利。孰料新年後沒過一個月，新冠肺炎疫情爆發，席捲全球，演變成大流行病。其餘都成往事，不必再提。

多災多難的二〇二〇年終於過去，今天是二〇二一年第一天。元旦佳節，自當鼓足幹勁，展望未來。然而慎終追遠，牢記往事方能不再盲目，也才能提升勇氣、信心。回首望，二〇二〇並非一無是處；經行處，留下的都是成長的足跡。

疫情讓旅行成為奢望，但也讓我有幸在父母身邊不斷地呆了七個多月。從十八歲離家上大學以來，這是從未有過的福緣。一日三餐，朝夕相處，相濡以沫不再是空洞言辭，而與平凡甚至庸常的日子水乳交融。七月最後一天踏上回美旅途。疫情期間，航班多次更改，旅途前後共花三十多小時，比往年長出了三分之一，而終究平安到達。八月小鎮遭遇前所未有的颶風級風暴，樹木折損，電線吹斷，家裏停電十天，斷網兩周，可是人身、房屋無恙。又有左鄰右舍，同事、朋友相互扶持，渡過難關。

秋季開學後忙忙碌碌，適應網絡教學，牽掛學生健康。國內來訪學者歸途曲折，大家齊心協力，克服困難，讓她終於成行。十一月美國大選，紛擾多故，終究塵埃落定。小鎮冬天嚴寒漫長，十一月卻天氣溫暖。即便天公不作美，豐衣足食，有房蔽身，不受飢寒困擾，未遭疫情侵襲，已比多數人幸運得多。

多難興邦，也催人成長。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為最寶貴的東西熬住、守牢，我們大家每天都要好好的。



墟里葉歌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「你幸福嗎？」這是前些年網上流行的「梗」。要我說，幸福是一種不可言傳的滿足。高興或可大喊大叫：今兒個真呀麼真高興。幸福只能默存於心，即便流露，也只是微笑的嘴角、輕快的腳步或坦然度日。而文藝欣賞，或許未必讓人高興，卻會給人帶來幸福感。

二〇一八年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日本學者本庶佑提出，幸福感有兩種，一種是「慾望滿足型」，另一種是「不安消除型」。前者的基礎是生理刺激帶來的快感，而所有接受刺激的感覺器官，都會麻痺，慾望滿足型的幸福感也總有飽和的一刻；就後者而言，我們雖無法根本消除帶來不安的因素，卻可調節心態，獲得安寧平和的心境，這樣的幸福感也更加穩固。

今天元旦，本該說些新年新希望的吉慶話。但疫情令人不敢盲目樂觀，倒不如說些警世話題共思共勉。

今年抗疫仍是嚴峻。新冠病毒及其變種仍時刻在威脅人類。迄今全球已失去一百八十多萬條生命，他們不分種族、國籍、膚色、民族，其中不乏有地位、身份、金錢的人士。在病毒面前，人的死亡機率平等。

道理上明白此點，但當收到著名鋼琴大師傅聰因新冠肺炎去世的消息，還是難掩哀痛。同時收到的，還有一份因疫逝者的名單，著名的政、商、科、體、藝界人士赫赫在列。人類失去了一批有貢獻的文明創造者，實令人加倍哀痛。

數字人生

心靈中最原始的符號莫過於數字，每個數字都可以代表着我們內心中的一種原型。有人會在夢中重複夢見數字或相同數目的投射物；有人認為特定數字是幸運號碼；也有人會認為某種東西必需湊夠一個數目才算完整，例如兒童節目中很多組合是由「五」組成的，美少女戰士、五星戰隊，甚至金庸小說中的東邪西狂南僧北俠中玩童，最後都以五為組合的單位。

我個人偏好「七」，小學時每年的學號都在五至十這數值中間，我二年級及五年級時都被編到學號「七」，感覺十分威風，因為都是足球隊隊長才有的號碼。事有湊巧，那兩年我的全級名次都在第七名，因此七對

兩種幸福感

有段時間，我熱衷於看恐怖片。恐怖片製造效果，不外兩種手法：要麼製造驚悚的視覺畫面，觸目而驚心；要麼編造讓人大氣不敢喘的情節，帶來重度心理緊張。看得少時，無論哪一類，都覺刺激，看完後心理瞬間放鬆。看得多了，便覺「不夠嚇人」，再不願重看。這大概是因為感官麻痺了。相反，那些經典作品，卻可反覆欣賞。讀舊書、看老劇、聽老戲，而得新意，乃閱讀或欣賞之終極樂趣。或許正因為經典的文藝帶給人的是第二種幸福感吧。

互聯網發達之後，與文藝結合，不論文學還是影視，產量極大膨脹。且不論浩蕩的網絡小說，打開視頻網站，網絡影視劇也是閱之不盡。可嘆大都質量平平，偶能令人愉悅，也止於第一種幸福感。人們

津津樂道的所謂「網感」，在網絡文藝作品中體現出來的，大概也在於此。有人說，三十年前風靡的武俠小說，也訴諸感官刺激。這話有一些道理。不過，即便以武俠小說或其他通俗文學與網絡文藝比，我敢說，金庸、古龍、梁羽生這個段位的人物尚未出現，當下填塞「網壇」的，怕還是「金庸」、「金庸」或「古龍」為多。反過來說，第二種幸福感，也正是網絡文藝前行之進路吧。



知見錄 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紀念傅聰

在中國，很多人都知道傅雷和他不幸的命運，他寫給長子傅聰的信《傅雷家書》更是多次重印，潤澤了幾代讀者。信裏談教育，談藝術，談做人，見出老知識分子、翻譯家、學者的學識、眼光、智慧和才華，也體現了傅雷的國際視野及家國情懷。傅聰自小在父親教誨和家庭文藝氛圍中成長，會對音樂有深刻的熱愛和理解，成為世界鋼琴比賽且是地位極高的蕭邦鋼琴賽獲獎的中國第一人。

傅聰出走英國，始終牢記父親家書所說的「首先要做一個人，然後才談得到做藝術家」。後來他有過回國工作的願望，也曾多次回國演出、訪問和教學。他的行動遭過保守頑固分子的誤解和冷遇，但也得到開明人

士的肯定和有正義感藝術家的幫助。如今當事人都已去世，但往事並不飄零，文字忠實記錄了中國艱難前進每一步的細節。

傅聰擅長的是蕭邦與莫扎特，細膩溫柔的演奏風格令他享譽「鋼琴詩人」稱號，他的詩意，來自傳家的國學教養。元旦紀念傅聰，痛惜他的生命未跨進新年度，也因他和他父親的經歷都是中國故事的一章。



人與歲月 凡心

逢周三、五見報

東方的宗教裏，祭祀也經常以三為基礎，例如三支香、三個酒杯等祭祀形式；中國神話中亦強調天、地、人三界，是擁有最佳秩序的狀態，可見民間對「三」的信仰。與此同時，在我們的生活體驗中，一個成熟家庭的基數也以三為基礎，父、母及孩子。因此我們在心理治療的過程中，都視「三」為一個代表著內在心靈中的和諧與穩定的表現。無論你鍾情於哪一個數字，它都反映着意識對集體潛意識的回應，千萬不要忽略它對你發出的訊號，否則你將錯過當中的意義了。



象訴 馮俊彥

逢周五見報

古蜀地的金箔珍品

距離廣漢三星堆不遠的成都市西北郊金沙村，本世紀初也石破天驚，發掘出一些古蜀國重要的珍貴文物；最矚目的是二百餘件先秦時期的古金器。其中器身極薄而四隻飛鳥（代表四季）與內層漩渦圖案皆鏤空的《太陽神鳥》圓形金飾，已成為「中國文化遺產標誌」。經捶揲成形的黃金面具（含金量甚高），是商、周時期四川盆地獨有的，中國其他地區幾乎不見。金箔青蛙四足彎捲向內，造型原始稚拙卻富藝術美，是古蜀人生殖崇拜的象徵，也屬求雨祭品。

三星堆出土的金器不多，純金皮包捲的金杖和金面罩最特別，應為商代中期製品，前者是目前所見我國最早的包金器。另有金虎形飾和金魚形器，皆用金箔模壓而成。雖然古蜀盆地的早期金

器造型具有濃厚地方色彩、獨特的民族文化內涵和宗教禮儀寓意，但與同時期中原商朝文化和北方地區的工藝技術，亦有互為影響的痕跡，尋且在造型、構圖與紋飾上都更顯複雜。從歷史和地理形勢分析，當時三星堆和金沙地區的文化範圍，北達陝南漢中，南抵雅安漢源，東出三峽與夏、商文化相接觸；殷商至西周時代，古蜀國與中原地區更保持經濟文化等方面直接的交流，後來亦受楚文化影響。

三星堆另一珍奇罕見的古金箔器，是附圖右方的魚形掛飾；有研究人員指為一種用作禮器的璋。很多人不知道什麼是「璋」。殷商至周朝，天子巡守時祭山川，就用玉璋；禮拜南方，就用赤璋（可能是瑪瑙所製）；要起軍旅發兵，則用牙璋。璋的基本造型，正如

《說文》所言：「半圭曰璋。」而圭的形狀，是由遠古石斧演變成。金沙遺址發現二百餘件玉璋，三星堆也出土不少數量（如附圖左方者，「射」作魚首



形）；目前四川該區是全國出土玉璋最多的地域，比其他各遺址發現的總和還要多。不過，用金箔捶拓成者則極稀。附圖（右方）的罕品，很可能就是金箔特製的魚形璋，除了作祭祀、祈年外，更是當時古蜀統治者權力和至高無上地位的象徵。據研究所知，那時金沙區和三星堆同屬魚鳥（鳥）氏二部族聯盟的時代，魚形璋是魚氏族圖騰的標誌，故上述的最早金權杖，平雕的紋飾是以魚和鳥為主。唐代李白就有「蠶叢及魚鳥，開國何茫然」的詩句。



閒性閒情 李英豪

m.facebook.com/A.Nong.cps

逢周五見報

文藝力量

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，縱然過去的一年經歷了太多傷痛，但依然無礙重燃希望。最近，因為鋼琴家傅聰的不幸逝世，筆者又重新翻閱起《傅雷家書》，父子情融於文藝探討之間，令遠隔山海的親情也有了一番溫度和力量。

說起由文藝賦予的力量，過去的一年時常出現，如去年初本地畫家林天行等，就執起手中畫筆，描繪抗疫力量，或繪菖蒲驅趕瘟魔，或細細

勾勒武漢的白衣天使，為他們譜一曲生命的讚歌。

縱然內心懷着希望，但新冠肺炎疫情也不會因為人類社會踏入新的一年而止歇，好在人們有科技的力量，通過纖細的光纖交流情感，於雲端看一場演出，慰藉自己內心的文藝範，愈來愈成為一種常態。部分本地藝術家面臨演出被取消、被延期，但他們在新的平台，重新啟程，發揮了各自專業。

新冠肺炎疫情下，本地戲院在一波又一波新疫情的情況下「浮沉」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去年的第十七屆香港亞洲電影節堅持開幕，一眾資深、新晉亞洲導演，拍攝各自面對的內心掙扎和社會困境，集結力量再出發。當中部分導演更是在疫情下堅持拍攝、剪片……電影節主辦方告訴筆者，他們希望可以藉此鼓勵眾人。

去年還看了三個展覽，分別是至樂樓、吳冠中和「字裏圖間——香港印藝傳奇」，當踏入展館的一刹那，看看畫中不屬於當下空間的人與事，發思古之悠情，也就忘記了館外

的慌亂。可以說，本地文藝界在整整一年，都展現了藝術家們的堅韌，他們沒有因為困難而放棄展現藝術之美，也為人們寂寥的生活，盡可能多地平添色彩。新的一年是新的征程，在寒冷冬天都不自怨自艾的人，又有什麼難關不可渡過？



談文論藝 嘉妍

逢周五見報